



文—Darryl Sterk 石代打隆（台灣大學文學院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それぞれの月明かり——サユンを探して』——原住民監督による台湾初のチェーン興行映画における教育意義
Finding Sayun: The Educational Meaning of Taiwan's First Movie
Directed by an Aborigine Played in Theaters

《不一樣的月光：尋找沙韻》——台灣首部原住民導演院線電影的教育意義

多元視角 ▼

泰雅族女性導演Laha Mebow（陳潔瑤）的第一部電影《不一樣的月光：尋找沙韻》（以下簡稱《不一樣的月光》）於2011年11月在台灣各個電影院上映，是台灣原住民導演的首部院線電影，也是值得探討的好作品，本文宗旨在討論其教學上的價值。

社會變遷快速 族語流失嚴重

這部電影最大的價值在於，它透過大眾最能夠欣賞的媒體——故事電影——讓觀眾聽到原住民的聲音，看到原住民的觀點。我們曾經在電影院看過的原住民，通常是非原住民導演眼中的原住民。其實非原住民處理原住民議題，處理的大多是自己所關心的議題：《大地英豪（The Last Of The Mohicans）》處理的不是最後的莫希干人，而是白種美國男性的新大陸新國家想像；《風中奇緣（Pocahontas）》處理不是阿爾岡琴族（Algonquin）與英國殖民者的接觸，而是把殖番婚戀浪漫化，把殖民事業合理化。

歷史上最賣座的電影《阿凡達》是一個精心設計的產品，有明顯的《風中奇緣》愛情情節，也把虛擬回歸大自然經驗提供給上網族，並沒有逼迫我們面對網路科技的製造現實，電影中的「難得素（Unobtainium）」讓人聯想到內蒙古的稀土開採，真正的壞人既不是公司也不是軍隊而是在安全距離以外的消費者。而在台灣，《賽德克·巴萊》也跟《阿凡達》一樣是商業化的動作片，賣點則是高貴野蠻人的神話。筆者並不認為以上例子沒有看頭或藝術價值，有的原住民劇情電影有反思現代生活（包括對大自然的剝削和生活環境的人工化、單調化）的意義。只是這些都不是認識原住民

《不一樣的月光》於宜蘭縣南澳鄉取景，呈現生活化的部落面貌。（圖片提供：范月華）





宜蘭縣南澳鄉武塔社區入口處的莎韻之鐘，是許多遊客來到南澳鄉武塔部落必定停留緬懷歷史的地方。（圖片提供：范月華）

有的原住民劇情電影有反思現代生活（包括對大自然的剝削和生活環境的人工化、單調化）的意義，只是這些都不是認識原住民的作品，要認識原住民就要看原住民自己的作品。



的作品。要認識原住民就要看原住民自己的作品。

生活化 紀錄片成分高的劇情片

伍德（Houston Wood）在他的專書*Native Features: Indigenous Films from Around the World*當中討論世界各地原住民導演的劇情片，尤其聚焦在1998年的《訊號煙（Smoke Signals）》和2001年的《冰原快跑人（Atanarjuat）》，前者處理當代印第安人的尋父情節，後者處理原住民對祖先的想像，而台灣首部原住民導演的電影跟這兩部有共同之處。

《不一樣的月光》是回歸部落的故事，Laha Mebow其實在公共電視10年前製作的「部落三部曲」其中一部影片《夢幻部落》扮演過龍套腳色，她10年後自己來拍一部劇情電影回溯泰雅姑娘莎韻的故事。莎韻在1937年替日本老師扛行李

過河時失足落水，幾年後日本當局把莎韻的悲劇拿來做宣傳題材：1943年電影《サヨンの鐘》是日本想像中的現代化原住民部落（取景地點是南投縣春陽部落，並非莎韻真正的故鄉南澳）。台灣人一直都沒有忘記莎韻，幾年前自行車環島電影《練習曲》男主角經過了南澳時就想像出一個莎韻過河失足的畫面。現在終於有一位泰雅導演從泰雅的觀點重敘莎韻的故事，只是是我們預想不到的莎韻。

在《不一樣的月光》的開頭，有一位台灣的女劇組企劃小茹到機場接兩位來自北京的攝影師，他們以《サヨンの鐘》為發想，準備拍攝一部現代版。在《不一樣的月光》中，劇組一行人沿著台九線前往莎韻真正的故鄉宜蘭縣南澳鄉去預拍新片。小茹在途中目睹一位工人從卡車上摔落，恰巧被她的攝影機捕捉到這一幕，而這名工人來自金岳部落，即他們的目的



「原住民對自己的自我知識」、「原住民對外人的自我展示」兩個議題。



若要把影片帶進教室中，老師要先把自己的分析與詮釋「問題化」，引導學生思考電影及其文化脈絡。以《不一樣的月光》為例，至少可以探討

地，也是莎韻族裔的居住地。也因著這段錄影畫面，當小茹一行人到達部落時，受到居民的特別歡迎，同時也取得信任與協助。隨後劇組開始選角，在村民中找尋適合的男女主角，過程中，發現部落有一位也叫做莎韻的女孩，是女主角的最佳人選，喜歡這位莎韻的男孩尤幹也是合適的男主角人選，然而，莎韻和尤幹都沒有參與意願，莎韻忙著準備聯考，尤幹則忙著打獵和練球。最後這個拍片計畫——也就是身在北京的中國導演的電影計畫——終成泡影。

儘管小茹用簡單的手提攝影機所拍攝的畫面，對中國導演來說毫無效用，卻對部落村民有紀實意義。首先，意外罹難工人的遺孀因此可看到丈夫在世最後瞬間的影像記錄。其次，小茹拍攝的另外一段畫面也成為《不一樣的月光》後半段的重點：小茹冒險陪著尤幹和他的阿公攀山越嶺登上舊部落，亦即族人被迫遷村之前的流星部落。上山途中，阿公心情亢奮，一邊哼唱《不一樣的月光》的日語歌曲，一邊回憶「他的女朋友」莎韻。但抵達舊部落之時，他所有的話是講給父母聽的：「我好想念你們和舊部落」。阿公最後一趟尋根之旅是這部電影的敘事高潮，但卻沒有處理男女主角的情節發展，莎韻還在準備聯考，而尤幹還在練習足球，他們的命運未定。《不一樣的月光》並不是一部戲劇化的電影，反而很生活化，很有部落氣息，是一部紀錄片成分高的劇情片。

值得探討的兩個議題

也就因為如此，所以這部電影讓學生認識原住民，有教學上的意義。我曾經把它當作中正大學台文所介紹原住民故事電影的最後一部。我的一點心得是：若要把這部影片帶進教室中，老師要先把自己的分析與詮釋「問題化」，引導學生思考這部電影及其文化脈絡。這可能是我做為西



關於日治時代莎韻的故事，《不一樣的月光》藉由片尾的部落訪問觀眾懷疑其真實性。（圖片擷取自《不一樣的月光》）



《不一樣的月光》的故事都蘊含在這張劇照中。（圖片提供：華映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方人的柏拉圖式教育理想。無論如何，筆者認為這部電影最值得我們探討的議題如下：

◎**原住民對自己的自我知識**：這部電影本身就是一部如何拍電影的電影，即後設電影。後設電影讓觀眾變得比較敏感，進而懷疑像《阿凡達》或《賽德克·巴萊》中的原住民影像是怎樣被創造出來的。其實電影的結尾就是教觀眾懷疑《不一樣的月光》中的愛情情節：小茹訪問部落多位老少人士，問其對日治時代莎韻與日本老師的「師生戀」有無看法，結果有人說大概是浪漫的故事，有人認為師生戀不可能，這樣看來，導演教我們要懷疑，同時讓我們發現，原住民其實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在做什麼，在想什麼，就像我們難以了解古人的想法和生活一樣。

◎**原住民對外人的自我展示**：看過《不一樣的月光》的人都會注意到有兩位來自北京的攝影師和一位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北京導演。為什麼有這幾個外來者腳色？有人懷疑是因為導演想要募集中國資金，或者要吸引中國觀眾甚至中國遊

客來到南澳玩，所以把《不一樣的月光》拍成溫馨片。這些問題涉及原住民對外人的自我展示，自我展示不一定是具有商業目的的，但原住民（和台灣傳統）文化消費化已經是一個趨勢，值得我們探討。我個人不認為這種詮釋符合《不一樣的月光》，導演畢竟沒有隱藏當代部落的問題（尤其是原工的危險工作環境）。但這至少是老師和學生們可以一起探討的議題。

這兩個議題在電影中的一張劇照有充滿戲劇張力的呈現：

右邊那一位是電影中的遺孀和她的兒子，她看著站在左邊的初戀情人，初戀情人不敢直視她，兒子看地上，而壁畫的泰雅美女（泰雅

畫家米路哈勇的作品）看著我們（而我們看電影時很可能沒有發現！）。這張劇照就是思考電影的多重觀點同時存在的好題材。筆者認為這張也結合原住民的自我知識和展示議題。壁畫似乎是異國情調的符號：金岳部落酒吧牆上的南洋風情泰雅族半裸美女畫像。壁畫前面是部落現實的一面。我想，畫中的姑娘是導演的一種理想，也是一個對外的呈現。《不一樣的月光》的故事都蘊含在這張劇照中。◆



Darryl Sterk 石岱嵩

加拿大人，1973年生。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翻譯碩士學位學程（NTU GPTI）助理教授。研究興趣本來是台灣做為墾民社會的原住民再現，現在轉向文化翻譯。翻譯作品早期在中國筆會出現，今年第一本長篇小說翻譯（吳明益的《複眼人》）由 Harvill Secker 出版。